

走進故事 看見楊逵

文 | 楊 翠
整理 | 王信允
影像 | 楊逵文教協會籌備處

他是誰？在時代的脈動中 漸次消散遺忘
他是誰？在臺灣的土地上 搭起文學花坊
他是誰？在歷史的胎動中 勇往前進
他是誰？在生命的實踐上 浪漫多情
伊是用身體實踐的運動者 伊是用鋤頭寫詩文的園丁
楊逵是誰？遠行的三十年後，他是教科書的書頁；匿名送報伏與壓不扁的玫瑰。
楊逵是誰？跟著春天的閱讀，在臺中的土地上，我們再次閱讀他的名字
去找關不住的春光 去找百花齊放的東海花園

▲ 東海花園楊逵與送報伏雕像合影。

▶ 楊逵與孫女楊翠於東海花園合影。

走進故事的產房： 楊逵與臺中的親密關係

楊逵（1906年—1985年）出生新化，然而，楊逵的生命地圖與社會實踐線圖，卻與中臺灣緊密疊印。楊逵大半生都在臺中活動，算一算竟然長達五十年。他的五個孩子中，有三個在這裡出生，他與他的革命伴侶葉陶，也在這裡告別人間。對他而言，臺中既是物理性的具體生活空間，也是精神性的母土空間，更是文化實踐的核心場域。在臺灣文學史上極具歷史性意義的「首陽農園」、「一陽農園」、「東海花園」等空間，都是楊逵與臺中親密關係的見證，這裡是他抵抗殖民者與威權體制的場所，是他大多數作品的產房與舞臺，更是他從事社會運動、文化運動、文學運動的基地。

1927年，楊逵參與「臺灣農民組合」與「臺灣文化協會」，當時這兩個運動團體的總部都在臺中，楊逵奔走於運動現場，也就與臺中結緣。同年12月4日，「臺灣農民組合」在臺中市初音町的樂舞臺（今柳川與中正路交界處）舉行第一次全島代表大會。那是農組的全盛期，八方風雨會中州，青年楊逵在大會中鋒芒畢露，次年的組織改組，他一個人承擔了政治部、組織部、教育部的重要事務。1934年，〈新聞配達夫〉（即〈送報伏〉）發表於東京《文學評論》之時，楊逵住在高雄內惟，到山上撿拾柴薪維生，借貸度日，與革命伴侶葉陶為了柴米油鹽，為了經濟觀念的差異，一度爭執。然而，即使拖著貧病交迫的瘦削身軀，仍然堅持在嚴酷的時代裡，在生活的苦域中，尋找深耕的縫隙，維繫文學火種，這就是楊逵。同年，「臺灣文藝聯盟」成立，楊逵獲聘為日文版主編，重返文學的田園，從高雄遷居彰化，1935年移居臺中，此後即定居於此。

從1935年定居，到1985年辭世，整整五十年，楊逵的戶籍在臺中，他的生命年輪也鑄寫在臺中。其間



▶ 楊逵的勞動身影。



說到楊逵，你不會不記得東海大學對面的「東海花園」。「東海花園」是與楊逵關聯至深的空間，也是重要的歷史文化場域，它不僅是楊逵生活最久的地方，同時也是楊逵美夢落實、文學生命再造的產房。

除了繫獄十二年而被迫別離家園、囚居綠島之外，楊逵的生命足履深深嵌入中臺灣的土地上，戰前戰後他的文學作品也大多在這裡誕生。

去找楊逵：生活、文學與實踐的現場

移居臺中後，楊逵在當時的梅枝町一帶（今原子街、中正路、五權路、太平路附近）輾轉搬了幾次家，

首先在梅枝町七番地落腳，其後又短暫租住五十三番地一家民宅二樓，也曾住過今天白雪舞廳附近、後龍仔齋堂一帶。

1937年，楊逵短暫赴日，9月返臺，結識日本警官入田春彥，當時楊逵罹患肺結核，貧病交迫，生活無以為繼，入田慷慨濟助一百元，楊逵用這筆錢，租賃梅枝町九十九番地（日治時期為火葬場，今為東興市場），開闢「首陽園」，這是「首陽農園」的最初地點。首陽園入口處是火葬場，天天有人運送屍體進來，生命最終殘餘

「東海花園」湧入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學作家、青年學子、國際學者，成為各方前來「朝聖」之地，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與文學教育空間。

的氣味，以及周旁豬舍的氣味混雜，楊逵就在這樣的產房居住、生活、創作、實踐，對他而言，每天在此：「耕田、撒種、施水、施肥、除草，以及與老農民間談時等等，還是感受到豐饒的詩情。」

說不完的曾經，真實的沿著城市地景而行。世代的交疊，景物的移換，你總會訝異一座城市層層疊疊埋藏著許多故事；楊逵與日人警官入田春彥的相知，隨著入田的自殺終唱於寶覺寺。「首陽農園」於1940年遷入梅枝町十九番地，就是現在福龍街近篤行路之處，臺中市前輩作家陳干武先生，在臺中一中時期經常出入這裡，與楊逵建立如父子般的親密情感。楊逵與友人在此組織「焦土會」，改編劇本《怒吼吧！中國》演出，他經常在這裡，以種花的瓦盆為碗，用花園裡的野菜煮粥，宴請排練話劇的三十多位好友，這就是著名的「野菜宴」，充滿野地的鮮活滋味。

而存義巷十二號（今一中街、臺中科技大學校



楊逵於東海花園屋前閱報。



佇立的高樓曾是一陽農園。



走找楊逵(右五)、孫女楊翠(右四)與臺中文史科教授和文史工作者。



重回東海花園，再現野菜宴。

門斜對面)則是楊逵在戰後經營「一陽農園」之處。這個地點也正是楊逵創設「一陽社」，發刊《一陽週報》，創辦「民衆出版社」，發行《文化交流》，在國民黨政接收臺灣之前，組織「新生活促進隊」為臺中市清掃垃圾、管理秩序的社會實踐場域，同時也是他在1947年、1949年，兩度被國民黨政府逮捕入獄的歷史空間。

說到楊逵，你不會不記得東海大學對面的「東海花園」。1961年楊逵出獄後，歷經年餘的輾轉流徙，曾經寄人籬下也住過廢棄豬舍，從1962年直到1981年因病離開為止，他在東海花園生活了近二十年。「東海花園」是與楊逵關聯至深的空間，也是重要的歷史文化場域，它不僅是楊逵生活最久的地方，同時也是楊逵美夢落實、文學生命再造的產房。

1962年開始，楊逵借貸五千元購置荒地，經營「東海花園」，他在大肚山貧瘠的紅土坡上，匍匐貼

地，彎身勞動，他自言天天寫詩，「用鋤頭寫在大地上」，因為這樣，他四面楚歌，受盡譏笑，除了革命伴侶葉陶，沒有人相信他能在石頭山上墾殖出繁麗花海。誰料想得到，他終於美夢成真，在滿布石礫層、貧瘠、乾涸的大肚山臺地上，以汗水寫出一則則驚異奇航。

1970年代，楊逵蓬門重開，整個七〇到八〇年代，「東海花園」湧入來自四面八方的文學作家、青年學子、國際學者，成為各方前來「朝聖」之地，也是一個重要的文化地標與文學教育空間。林梵、陳菊、蔣勳、陳秀喜、李敏勇、路寒袖、鄉音四重唱等等無數人，都曾在東海花園留言本留下筆跡。

而這個曾經長臥歷史寒冰床，練就一身凝靜卻又強韌的神功的前文藝青年、社運健將，江湖從來不曾使其心老，他還是一貫地彎身播種、耕耘，熱情建造他的夢。七十歲時，楊逵又發夢說，要以「東海花

園」為手中的一塊磚，拋磚引玉：「如果有人想在這裡蓋個藝術館、圖書館、民藝館之類的文化機構，我很高興捐出這一塊土地。」他的夢，在他有生之年不曾成真。這不是一個鼓勵夢想的世界。

1985年3月12日，花園老人遠行，他在臺中的么女楊碧家，安靜離去，地點就在現今繁鬧的新光三越百貨對面。直到離世，他的夢想還是幻想。2011年轉眼又結束，楊逵已經離開人間超過二十六年，他手中這一塊磚拋出三十六年，還在「尋覓」的旅途中。

他，臺中重要的文化材，臺中文學的先行者。楊逵的故事，將永遠貼伏著這塊土地，在不久的未來、在很久很久以後，開起路徑，繼續被閱讀。當你走過那些跨越時代的地景時，你總會再次記得一種浪漫、春光關不住的啓示和理想的實踐。凍不僵、壓不扁，屬於常綠灌木，可以再生，這就是楊逵。⊕